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二十四尊得道羅漢傳 第廿一尊 拊背羅漢

古靈神贊尊者，本姓陳，生而狀貌奇偉，頂骨山立，聲若洪鐘。有識者曰：「此子相貌不凡，聲氣不凡，異日定有不凡受用。」尊者亦昂昂以意氣自負，曰：「吾異人，當為異事，功名身外物，富貴似浮雲，何足羨哉？必也。先天地之生而生，後天地之死而死，方是異事。」衝齡弱冠，即不務本，不逐末，不習儒業，在家中只做頂禮如來事。聞大中寺有行道比丘遠來講經設法，即投入其中聽習，行化僧講說如來律乘，此時經雖講解，而心猶泮渙，耳雖聽聞，而義尤苦難，遂自大發歎曰：「枉自費百倍勤勞，竟未聞一毫玄秘，似此混同中處，豈能出得樊籠。」遂杖錫遠遊，作個四方行腳。有詩為證：欲出樊籠作偉人，律乘聽習妙無聞。

不知錫杖遊方外，超悟高人轉法輪。

尊者四方行腳數年，依舊如寺中勤勞無得，後遇百丈禪師為彼講解，始得開悟，復回本寺。受業師因問曰：「汝在外行腳數年，智慧開，見聞廣，得何事業，為我棄之。」尊者曰：「仍前弟子去，仍前弟子回。問江山到處游遍，問人品到處交遊，問方寸則到處茅塞。意甚激昂，心無孔竅，所謂任身走盡天下路，心不通時到處難。弟子有何事業，始信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，不能使人巧。向我之無聞於師，非師之倦教隱乎我，乃我之三隅不返，不足以語上也。吾師陶熔冶鑄，歸斯受之可也。」有詩為證：

數年行腳枉徒勞，事業仍前沒半毫。

大匠誨人規與矩，得心應手巧難投。

禪師見尊者轉回本寺受業，不為誑誕語，又能悔悟新，水盡山窮回頭是岸，仍前進而教之，遂遣之服勞執役。一日，其師窗前浴澡，命尊者代擦去背上之垢，雖心上禪機，亦身上提醒意也。尊者一面擦背，一面歎曰：「好座佛殿，只是佛化不靈。」其師艱然怒，回首久視之。尊者即更為詞曰：「佛雖不靈，卻會放光。」其師欣然喜，知其開悟有得。有詩為證：

水盡山窮始轉頭，為師澡去垢之浮。

不靈佛座浸浸悟，會放毫光悟已投。

又一日，其師窗內看經，窗眼將紙糊裱，忽一蠅子在窗內屢投窗求出。

尊者怒曰：「世界如許空闊，卻不求出，乃規規從故紙上鑽求何也？」其師置經問曰：「汝遇何人開悟，發言屢異如此？日前佛座不靈與佛放靈光，俱非經上所能及之語，吾已大異之矣，今日世界空闊之言，更無人道得。子必有所傳授，不然子何發言驚座也。」尊者曰：「某甲向行腳四方，將調了無所得，最後蒙百丈和尚憫我勤勞，開我愚昧，為我指引一個歇處，某甲才知所證悟。今欲舉報慈德，第無由耳。」有詩為證：

蒼蠅屢屢紙窗鑽，未識閻浮世界寬。

百丈禪師曾指引，無由報答大慈恩。

禪師問曰：「百丈師誨人必自立一家門風，汝既獲游門下，幸為我言之。」尊者曰：「百丈誨人，不脫金針秘談。」禪師曰：「其詳不可言，願聞其略。」尊者乃登座，學唱百丈門風曰：

靈光獨耀，迴脫根塵。體露真常，不拘文字。心性無染，本自圓成。

但離妄離，即如上佛。師之教人，惟此數言。」

禪師聞言，即為感悟曰：「至哉師言！吾聞風尚自興起，況子親炙之乎？子昔日求師而得師，吾今日因友以及友也。」遂北面再拜曰：「百丈師真百里之師也。予未得為及門為其徒也，予私淑諸人也。」於尊者，見其善學；於禪師，見其善悟；於百丈師，見其善教，一事而三善備焉，亦曲成意也。有詩為證：

闡揚師旨答慈恩，感悟禪師禮更虔。

不獲及門為弟子，因人私淑勝趨筵。

尊者自後住止古靈，聚徒演教，弟子從之者如蝟，講經數年，俱稱為古靈開悟羅漢。一日，化作鐘聲，告眾弟子曰：「汝眾人從我修持，還識無聲三昧否？」眾曰：「不識。」尊者曰：「汝但靜聽，莫別思惟，無聲三昧自見。」眾聞師言，默默側耳而聽，少頃，只見尊者儼然順寂。